



## 煤海“花木兰”

■牛小科 赵艳涛

提起煤矿女工,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是她们在后勤、机关和工会系统工作,或者是洗煤厂的浮选工、绞车司机,可漳村矿的杨慧艳偏偏选择了男性更多的地质测量岗位,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年。

杨慧艳读书时,班里学采矿工程的女生寥寥无几,男同学经常有意无意地发表女生学采矿“无用论”。那时,她便暗下决心:一定要做出成绩,给男同学们看看!

参加工作后,男同事总调侃杨慧艳:“早点下班吧,回家做饭洗衣是正事,这事留给老哥们儿干就行了。”每当这时,她总想怼回去,可话到嘴边还是咽下了,因为她知道,光耍嘴皮子不行,只有靠实力证明自己。

矿上的老员工几乎都知道,漳村矿地测科有盏长明灯,每每到了下班时间,那间办公室的灯光依然亮着。灯光下,一个孤单的背影一遍遍重复着制图、核

对、绘图,陪伴她的是噼里啪啦的计算器,滴滴嗒嗒的电话铃和吱吱嗡嗡的打印机。

除了动手干,杨慧艳还动脑学。她先后系统学习了瓦斯地质学、地测空间信息技术等专业技术知识,同时克服因性别限制不能深入井下一线进行现场测绘的弊端,通过大量视频资料,以及同事们的口述,熟练掌握制图应用软件,硬是全面掌握了漳村矿井下工作面分布情况。

渐渐地,杨慧艳从一无所知的新人,快速成长为地测科绘图组组长,近年来矿区测绘图全部出自她手。尤其在绘制整合上庄煤矿整套矿图期间,她守在矿上整整一个月,完整绘制了包括井上下对照图、采掘工程平面图、通风系统图、供电系统图、井下设计规划图等9套11幅系统图,填补了上庄煤业无系统图的空白,帮助煤矿进入了科学化、系统化、数据化矿井管理的新阶段。

一晃二十年过去了,杨慧艳不仅在技术、业务、工



作上被称为“花木兰”,遇到急活、难活、苦活、累活,她更是不计个人得失,以身作则,完成图纸测绘和打印工作,有时甚至废寝忘食,不厌其烦一次次修改、打印、装纸、换墨、裁图、叠图,直至工作高质量完成。

除了绘图、制图,杨慧艳还承担着地测科的材料核算、办公费用等核算工作。看似简单的账目实则很难,尤其今年受疫情影响,煤炭市场不景气,煤矿日子不好过,地测科经费也大幅压缩。这种情况下,必须精打细算。

平时,地测科要消耗大量的纸张、笔、墨等办公用品,常常用一面的纸就不用了,用一次的硒鼓就闲置,杨慧艳果断出手,在部门制定出“三提醒、一惩罚”制度。三提醒,就是针对各种浪费现象,制作“温馨提醒卡”,打印“十个节约小习惯提醒单”,每天见面打招呼,提醒和引导大家养成节约习惯;一惩罚,就是经反复提醒仍把劝阻当耳旁风的同事,先是开导教育批评,然后动员全体同事和不遵守规则者“断交”一天,以“特殊手段”惩罚“特殊员工”。

认识杨慧艳的人,都知道她除了有不服输的“硬作风”外,还时时处处跟自己“过不去”,对于那些“差不多”的图纸和成果,她总是第一个投“反对票”,而“重来”,早已成了她的口头禅。

(作者供职于潞安矿业漳村煤矿)



## 那年行夜船

■张志松

初冬时分,菜地里的大白菜该上市了。

那时候,父亲种了三亩多菜地,其中两亩是大白菜。老家三面环水,外出卖菜必须行船,因此家家户户都有条农用水泥船,一船可载上千斤货物。路途近的,就在七八里远的小镇集市或邻庄售卖,但销路不佳,价格不高;路途远的,便行船到百十里外的盐城乡下,那里销路好,价格优,一千多斤

大白菜不到两天就能卖完。所以,大家都会行船去远处,白天一早出发,行夜船的不多。

我和父亲唯一一次行夜船,至今难忘。那天吃过晚饭,父亲突然吞吞吐吐对我说:“邻居陈大伯卖大白菜来说,盐城的楼王镇没有船卖大白菜了,咱们是不是今晚行船去那里,明天正好赶个早市。”我犯起了嘀咕:“黑咕隆咚,怎么行夜船?楼王镇离这里六十多里,至少要行船十多个小时,何况刚从菜地搬回大白菜,早就累散了架,哪还有力

气行船?”见我说话,父亲说:“我知道你很累,但你放心,我自己一个人行船就行了,你躺在船篷里睡觉就好。”

那时的农用水泥船一般重两吨左右,船头搭着一弯乌黑的船篷,船尾横亘着两只木桨,一前一后,两人各自划桨,互相配合。“一船大白菜,如果遇顺风,两人行船就不会吃力。若是逆风,行船费劲且缓慢,恐怕天亮都到不了楼王镇。而且,两个都很吃力,一个人行夜船怎么行?”想到这里,我点了点头,父亲也很高兴:“好,现在就收拾东西出发,到了楼王镇,咱们去吃肉包子,管你吃个够!”

船出了村庄,一片漆黑,只隐约看见两岸模糊的高大树木,河面像一条白色带子伸向远方。行驶了一个多小时,忽然看到前方河道有两盏昏暗的渔灯,那是拦设的渔网,中间供行船进出。不知是父亲大意,还是我眼拙,船一头撞上了拦网,父亲不敢打开手电筒,怕岸上的人发觉不得脱身,便悄悄调转头,从中间的一道拦网口出去。

又行驶了两个多小时,终于到达中堡镇。中堡后面是一眼望不见边的大纵湖,芦苇丛生,白天行船尚且难辨河道,夜里更是困难。这不,船误进了一大片芦苇深处,父亲觉得不对劲,赶紧原路返回,掏出手电筒对着远处的茫茫夜幕晃了晃,辨认了足足二十多分钟。“就从这条河道走,不会走错。”父亲说着,调转头,从另一个河道行船。不知过了多久,前方出现忽闪的灯光,他顿时信心

满满:“只要走出了大纵湖,就是闭上眼,也能到楼王镇了。”

快到终点时,父亲轻声唱起了淮剧《珍珠塔》中的片段,听他唱着,我竟也忘了疲劳,划桨的速度更快了。突然,船“嘎”的一声骤停下来,父亲顿时大叫:“不好!撞上沉船了!”他立马放下木桨,跑到船头,钻进船篷,扒开稻草,只见一枚铜钱大的洞口,水汩汩地冒出。若不及时堵住洞口,一船大白菜连同我们父子就可能沉到水底。父亲急了,连忙拿起竹篙:“快,把船撑到岸边,不让它下沉。”

努力撑船到岸边,父亲忙从岸边抠了一大块泥巴,反复揉捏,塞住了洞眼,见水慢慢止住,他才稍微喘了口气:“看来,今天晚上在这里休息了,明天得想个办法把洞塞住,光靠泥巴不行。怪我大意,以后不敢再行夜船了,差点就船毁人亡。”

话音刚落,父亲看到旁边停着一条大水泥船,忽然来了劲头,当时已是凌晨,他还是借来了水泥和石沙,很快塞住了洞眼。不到十分钟,水完全止住,他也打了个哈欠:“我们这趟是赶不上早市了,可以踏实睡觉了。”我撇了撇嘴说:“还早市呢,差点把命搭进去。”父亲哈哈大笑起来:“这不是托老天爷的福,保佑我们嘛!”

从那以后,大白菜再多,再难卖,父亲和我再也没有行过夜船。

(作者供职于上海祝臻机电设备有限公司)

## 秋风犹悯木芙蓉

■汤飞

有段时间,母亲常念叨:“那个树能开那么漂亮的花,又不碍事,竟然被砍了。”她所谓的“漂亮”,是指一树双色花,树的名字叫木芙蓉。

窗子正对着一座小山,山脚有间小庙宇,前面是几块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土地,用饱满的四季豆、丝瓜等倾力回报主人的精心打理。两棵木芙蓉立于小路边,往年天气渐冷时,它们的粉、白花朵是窗前唯一的亮色,吸引路人驻足。远观它们认真开放的模样,白的雅致,红的热情,令人误以为春之将至。

后来,不知是谁砍掉了木芙蓉的枝条,只剩孤零零的木桩,由此引发母亲的感慨。

又是一年秋,木芙蓉树桩上生出新枝、发出叶芽,从小手掌变成大手掌。有一天,几朵白的、粉的花浮出叶面,舒展身姿,微风经过时叶波起伏,它们在丛中笑得花枝乱颤。而且,有一两只菜粉蝶翩然而至,亲这朵,吻那朵,抑或在为它们传递悄悄话,俨然一付探春的做派。

见树又活了,母亲惊叹:“砍得那样狠,居然还能开花,真神奇!”

重获新生的木芙蓉神气得很,花开双色,早晚的时

光赋予白色浓墨重彩。那花儿绽放得虽晚,但积蓄能量的起点很早,春天的确不是它的舞台,倒是以秋为春的精彩,成为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。

《木芙蓉》是历代诗人不约而同创作的同题诗,其中就包括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、柳宗元和王安石。苏东坡也曾写下一首《和陈述古拒霜花》:“千林扫作一番黄,只有芙蓉独自芳。唤作拒霜知未称,细思却是最宜霜。”无论背景是一番黄还是一片绿,独自芬芳的景象古今相同,名曰拒霜,实则不惧霜。赵执信替“寂寞芳姿照水红”的它抱怨“年年不得见春风”,然而吕本中则夸它“雨后霜前着意红”,胜过“一生开落任东风”的桃李。

不管他人是怜或赞,是欣赏或忽视,既然笃定了,木芙蓉便不会自暴自弃,既然秋来了,也不轻易辜负。以它借指辛夷花的王维说“涧户寂无人,纷纷开且落”,其实也是木芙蓉的孤傲。何时开放,何时就是它的春天,无需迎合世俗眼光及喜好,怒放过后,悄然凋谢,绝不哀叹璀璨太过短暂。

秋风明白木芙蓉的心思,悯而助之。只要能盛放,秋风可以是春风,深秋可以是早春。哪怕是严冬,亦孕育着希望,即便错过春天,也能凭意志和适当的条件,创造出另一种春天,令生命蜕变,并呈现出别样风采。

《本草纲目》中说木芙蓉花“艳如荷花,故有芙蓉、木莲之名”。你看,虽处深秋,人们依然能从它身上看见春夏的景致,并寄托良愿。

(作者供职于绵阳市总工会财贸轻化纺工会)

## 立冬



■施崇伟

杨树挥舞冻僵的手  
像根一样抓紧大地  
经书泛黄  
一页页独自翻飞  
晨风吟着冷箫  
霜露读熟红柿  
夕阳贴紧暮鼓声  
等候雪送来圣洁

母亲将春华秋实  
和裙子上的禅音  
收进柜子  
再用风的针角  
将心愿纳入厚实的鞋底和冬衣  
父亲把秋收当成一堂早课  
取出时序的灯烛点燃断舍离  
烟斗里升腾起来年的农事

靠近临窗的雪花  
像是紧贴经卷  
入冬的大地上  
即将开启一场枯瘦的修行  
往后的每一天  
都会被寒冷冰化  
不是美景的日子  
却被我度成良辰

(作者供职于重庆有线电视网络公司)

